

第十九回 冰山泮父子同登 彩絲牽夫妻重會

卻說祁文新別了虛白，渡過瓜州，直抵山東濟寧府，方登陸路僱了牲口，望河南進京。一日，行到鎮上之時天色已晚，便去投宿客店。那店見封條上是會試解元，分外奉承，就擇一間潔淨房子與文新宿歇。文新走到後面，因要解手，忽撞見一個穿油綠布衫的先在東廁裡走出來。那人看了文新像似認得的，目不轉睛，把文新來看。文新見了那人，也有些面熟，一時想不起來。及回到房裡面，看來人好似家人陸懋。就叫店主人來，對他說：「你可去問那個客房裡，後面有個穿油綠衫的客人是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誰？」店主忙進到後面來，恰好那人也走出來，一見店主便問道：「你可曉得方才那位穿耳的相公姓氏麼？」店主道：「這位是江西解元，姓祁。他方才喚我到房中去，叫我來問客人尊姓大名，居住何處。」那人聽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若說解元二字是了，只是不姓邵，如何是我家相公？」一面說著，同主人走到文新房裡來，把文新左看右看。文新也把他仔細一認，不覺問道：「你客人莫不是姓陸麼？」那人也問道：「相公認得集賢村邵解元麼？」文新道：「這我便是。」那人聽說，倒身下拜道：

「小人就是陸懋。不知相公在這山下改妝失散，向在何處？如何改姓了祁文新，說是江西解元？」文新喚他起來，把十五年前根由細細說了，就問他：「老相公、奶奶，如今在何處？」陸懋也把家主一向事情說了：「我今打聽盧杞已死，合家遇赦無事，要去報知老相公。不意到此，遇著相公。」兩個當晚合做一房，說了半夜話方睡。

明早，文新道：「我身邊正少一人服侍。你且隨我進京，待會試過了，同下來罷。」遂帶陸懋望都進發。一日來到集賢村自家門首，只見塵封門戶，草滿階除，甚非昔日光景。開門入去，陸懋打掃廳堂，鋪設椅桌。數日內，親戚朋友齊來接風賀喜。倏忽過了殘年，到正月下旬進京尋寓，至三場考完揭曉時，文新中了二甲第一名。來邵才是探花，高邵學、霍繼組，一在二甲，一在三甲。此時海賊倭寇攻破幾處州縣，皇上急欲得個文武雙全，平伏東南地方。卻好見文新的策論有經濟之才，御筆親點江南浙江、福建、廣東等處四省綜委將領總督軍務都察御史。賜上方劍一口。四品以上官員，請旨定奪，四品以下官員，先斬後奏。聖旨一下，立刻起行。文新得旨，面聖謝恩，不暇遍會同年。即日登程南下，遂帶了長班家人陸懋，逢驛乘馬。不一月間到了淮上，即向淮安府討了一座大船，連夜行至瓜州。慌得文武官員忙來迎接。卻掛了迴避牌，一概不見。泊舟金山下，上岸祭奠霍公靈柩。住持增出山門迎接，地方保甲挨擠伺候。文新進去拜謁完了，將到方丈，只見一個道人綸巾羽扇，葛衣草履，昂然而入，大喊道：「有二兄別來得意？」嚇得這些衙役不知所措。文新舉目一看，見是李虛齋，急急下堂迎接，就問：「家大人何在？」李虛齋道：「令尊令堂俱在鎮江府城內居住。」文新聽罷，就攜手下船到鎮江來。不一時過了江，泊上岸，同虛齋尋到小店處。文新進內拜見二親。十六年一別，今日父子重逢，且得高官，喜出望外。文新就把十六年前情由，並生子改妝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合家夫婦聽了舉手加額道：「不惟富貴，又且得孫，誠一生之大幸。」一家歡樂，自不必說。

次日行牌到嘉興府去，說本院不日按臨。自己乘一隻快船，連夜趕到嘉興府，同一個承差私行。見城內城外官吏紛紛打探迎接新任都院，十州吩咐承差在城外等候。自己入城趕到黃尚書門首，見舊時老門公在門口捉蟲。十州問道：「公公，你可曉得你家小姐與翠樓兩個如今好否？」那老兒把他一看，見他一表非俗，不敢怠慢，便應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是小姐做了望門寡，立志要嫁邵解元，又無處尋那邵解元的蹤跡，如今已三十一歲了，還同翠樓小姐二人苦守書樓，看經念佛。你何敢動問？」十州道：「我是你府裡舊時文新的兄弟，故此問及。」那老兒聽了，罷了捉蟲，披起短衫，一把扯住說道：「你真個是文新的兄弟麼？我家小姐正要問他信兒。我同你到霍夫人家去見我家小姐。」十州驚問道：「哪個霍夫人？」老兒道：「就是我家小姐姨娘，流徙廣東，舊年遇赦回來。一去十五年，不但一家無恙，更喜霍小姐生下一個郎君來，今年才十五歲，中了進士。如今許多報祿人在家熱鬧哩！」十州聽了，曉得春暉已歸，小春已中榜，狂喜出神，同老兒一齊奔到霍家來。到得他門，老門公跑去報信。此時夫人已回去，單留玉娘翠樓與霍夫人春暉正在閣上閒坐。聽見黃家老兒來報此話，一齊出來探望，先著霍忠出來問信。霍忠到廳上把十州一看，認得是文姑爺。十州把霍一看，認是霍忠，便叫道：「霍忠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霍忠聽了聲音，一發是了，便跪下道：「相公就是文姑爺麼？」十州道：「正是。你快去報與夫人小姐知道，我要進來相見。」霍忠甚喜，一路喊進來道：「夫人小姐快來迎接，文姑爺回來了。」夫人聽了，歡喜自不必說，玉娘、翠樓、春暉三人聽了，這一喜無異死中得活，暗室得火。大家跑到後堂來，吩咐霍忠快請進來。霍忠重到外廳請十州進去。十州進了裡面，先拜見了霍夫人，後與玉娘、翠樓、春暉行禮畢，同進春暉閣上。春暉問道：「你那回去尋公公婆婆往淮，在何處沉埋？」十州細述在江西青蓮岸內九年，多蒙祁道尊救出，改姓得中，及今授四省都察院情由說了一遍。春暉道：「若是這等說來，你與繼祖兒是父子同榜，曾會過面來的了？」十州道：「我因是回來要緊，這些同年都不曾往來。雖在曲江會酒半日，見一個少年姓霍的，還有一個姓高的，又一個姓來的。三個俱是十五六歲的少年，我意中十分羨他。不想，姓霍的就是我孩兒！俱未知我別後，他如何就得中舉？」春暉把叫他自己讀書及馮公請他事情委曲說過，又微笑道：「你如今還有一件喜事。你如今尚未知他哩。那姓高的是你何人？」十州說道：「不過同年兄弟。」春暉道：「只怕不是你的兄弟。」十州驚問：「這話怎麼說？」春暉說：「你去問玉姐姐、翠姐姐，她自曉得。今我要下閣去。」

十州扯玉娘、翠樓兩隻手，要問明白。玉娘將別至末年八月中，生下兒子。說到這話就紅了臉，叫翠樓說。「你就說養了兩個兒子，被癡公子偷去，及高知縣保全兩個孩兒，教養讀書，一名高邵才，一名邵學，同年入泮。今中的高邵學，便是我和我的骨肉。」十州大喜道：「天下有這樣奇事！有高公這樣好人！」然高邵才不見，想是不曾中。然中了邵學也是天大歡喜的了。玉娘道：「兩個孩兒是差不多見日生的，又是一樣面孔，比不出你我。如今不知是我養的孩兒，是翠樓養的，實難比。」翠樓道：「有何難比？我記得，小姐產下的腰間是有黑痣的；奴養的，腰間是無黑痣的。」玉娘喜道：「你倒看得仔細，日後就易認明了。」就問十州道：「我和翠樓的終身事，你如何對我父母說？」十州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明日就公坐察院了，少不得嘉興府官員都要齊來恭謁，我就命樂道尊與郁知府到尊翁處，待我選個吉日，乘龍便了。」玉娘二人掩口而笑。須臾，擺上夜飯，大家開懷暢飲，直吃到夜深方才撤席，淨手去睡。春暉牀在右間，玉娘兩人牀在左間。春暉欲讓十州先到玉娘那裡去，玉娘欲讓十州先到春暉這邊來，彼此推遜一回。十州只得先在玉娘翠樓處敘了半夜，然後到春暉牀上來。這一夜，四人如膠似漆，說長道短。天已微明，大家起身盥梳了一刻。十州吃了早飯，別了夫人等，就出城來，到飯店上叫了承差韓孝，復入城來。行到察院，十州直入後堂，看守的衙役才問他姓名，韓孝道：

「察院老爺在此，你們不得放肆！」嚇得這些人魂不附體。韓孝他就把後堂門開了，替十州換了公服，先寫一面牌掛出去，說本院即日行香。這許多官吏聞報按院已進衙門，嚇得魂飛魄散，急急風馬來候。到得轅門見已掛著行香牌，許多官吏候院君出到學裡謁廟講經過了。

回至察院，眾官遞上謁帖。按君吩咐，單請樂爺、郁爺相會。先是知府郁有道，進謁庭參過，就請到後堂。十州謝道：「當年在龍城時，家君蒙老世台大惠。次又以宅門不幸，累世台林居數年。」郁公理會不出，打恭道：「卑職並未惠太老先生，大人莫不錯認了麼？」那按君笑道：「前年治龍城時，為五馬強盜一事，家君承世台數千金之惠，難道忘記了？」郁公道：「這事是長安邵卞老的事，大人何以知之！」按君笑道：「名十州，號有二的就是小姪。」郁公失驚問道：「大人是改姓高發的了？」按君道：「是。」略問了幾句倭寇消息，便起身告辭去了。

按君又請樂道尊進，接住相揖道：「老年伯自京口一別，倏忽十六年，愚父子深感至情，難以盡言。」樂公一時不認得按君就是邵十州，呆睜了眼把按君看。按君又道：「焦山分袂之時，老年伯不記得改妝分散麼？」說道這話，樂爺仔細一看，又認兩耳，方說道：「你莫不是有二賢姪麼？」按君笑道：「小姪正是。」就把焦山別後情由說了一遍，將今欲求老年伯與郁公為冰人之意說了。樂公喜道：「這個在老夫身上，明日就去效勞。」說罷，告辭出去。到了明日，約郁知府同到黃府來。黃公出來迎接進內，分賓主坐下。樂公就把十州求婚之事說知黃公。黃公道：「兩位公祖見教，自當從命。但只小女有個緣故，立志不字，今已年逾三十。俟問過小女方敢復命。」樂道尊道：「令愛立志不字，莫非為邵解元的緣故？」黃公道：「正是為此。」樂道尊道：「晚生不是對長公也不敢說，這邵大人就是邵十州。他改姓了祁，如今又中了江西解元。」把江西改妝始末復敘一番。黃公駭然大異，只得允諾擇日成親。玉娘、翠樓重赴前盟，自不必說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玉樓春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